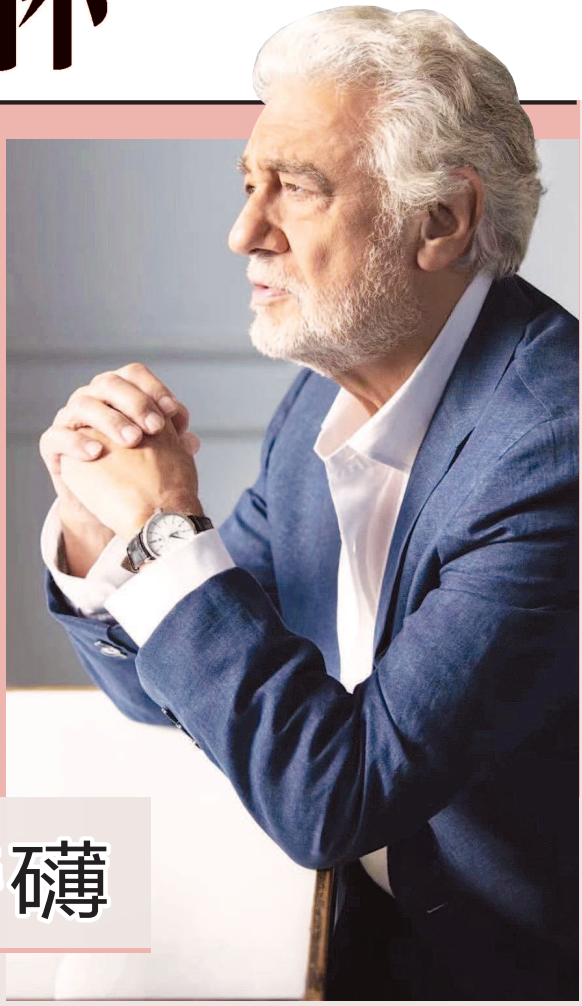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988期 |
2023年11月12日 星期日
首席编辑: 吴南瑶
视觉设计: 戚黎明
编辑邮箱: wup@xmwb.com.cn

星期天夜光杯



“日月以照地为” Program is subject to change

友们 (选自《西西里晚祷》)
Mercé, dilette amiche (Bolero)

7 威尔第: 请看这痛苦的眼泪 (选自《特洛伊人》)
Verdi: From "Iltrovatore", "Udite, fra i tanti lagrime"

歌词大意:
梅塞, 亲爱的朋友,
那盏明灯在你的脚下
熄灭了, 痛苦的泪眼
那盏明灯在小溪上:
亮晶晶的泪眼!
你唱我的歌,
这盏明灯游荡者!
但是是漫游者!

LEONORA
Si getta disperatamente a' suoi piedi
Nella di questo lagrime
Sparso al mio piede un
Non basta il pianto? svenano
Fate il Trovatore

CONTE
Ah! dell' indegno rendere
Vorrei peggio la sorte:
Fra mille atroci spasimi
Centuplicar sua morte!
Più tami, e più terribile

计数
啊! 作出恶运道
我会让命运变得更糟!



扫码看视频

潍坊的这个周末,最低气温已至冰点以下。月台边,萧索的冬意轰隆隆地驶来。一个老人只着衬衣西装,肩头胡乱搭着围巾,来来回回踱着步,抵御空旷里的风寒。

他等待火车停靠。登车,启程,目的地——上海。他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而来。这个老人,叫普拉西多·多明戈,82岁的普拉西多·多明戈,周五刚刚在上海艺术节分会场潍坊唱满2个小时,明日又将在上海开嗓的普

拉西多·多明戈。

你所熟悉的,大抵是他的盛名。“三大男高音”之一、“歌剧之王”……丰满华丽的,铿锵坚毅的,他当是不负。请相信,这位老人的歌声,仍旧可以磅礴。磅礴之外,还多了点其他东西。

车上闲聊。他问:你女儿叫什么名字? 我答。他笑着接话:“你知道吗,在西班牙语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道非常美味的小甜点。”音乐,人生中的一小甜。

多明戈 八十二岁的磅礴

◆ 华心怡

1

一日止语

多明戈耳背,不戴助听器的时候,你得凑得老近扯着嗓子和他说。夸他在潍坊的演出宝刀不老,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其实我听不大见了。”他只是唱,一直在唱。如今,帕瓦罗蒂去到了天国,卡雷拉斯淡出歌剧,多明戈却还在这里。

能唱到如今,没有严苛的自律是不能达成的。比如,潍坊的音乐会放在周五,多明戈坚持将上海的演出放在周一。正因为重视观众,所以他不糊弄观众。多明戈有个硬性指标:两场演出之间要有3天的间隔。既然登台,便要扎扎实实,稳稳当当。又比如,每次演出的前一天,是多明戈的“止语日”。倒也不是说一句话也不说了,他解释:“就是保持安静的一天。尽可能让嗓子休息,让身体休息。”演出前,多明戈也不喝酒。平日里,吃饭时他多会随餐来上一小杯葡萄酒。“演出当天的中饭要吃得饱饱的,晚餐就不吃了。在半饥饿

的状态下,我的发挥最出色。”常常,是一把坚果,一条能量棒,开启大师之夜。

以上,是他的坚持,为了音乐的坚持。但他有时,又不那么坚持,也同样是音乐。2009年时,已经68岁的多明戈宣布要改唱男中音。他算是老天赏饭吃的典型。父母都是西班牙民族歌剧演员,家族便经营着院团,出道时他倒是也唱过男中音。但要知道这可是单单在世界顶尖的维也纳歌剧院就演唱歌剧达201场,指挥歌剧达46场,堪称歌剧界400年来无人能比,封王“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啊。请原谅,已精简,但前缀实在太多。这样的多明戈“转行”,还是在同龄人都已离场的年纪,自然是冒险的,也自然是有不同声音的。甚至,在开唱之后还面临过质疑。但还是那句话,他是多明戈啊。他早已无需再证明自己,一切便大可随心。他说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与大多数普通人共勉:“人生不要去太多的限定。”

2

一生何“球”

大概,应该,一定是,多明戈老爷子心里,能与歌唱等量齐观的,要算“足球”了。他出生在马德里,虽然少时跟随家族剧团辗转墨西哥,后又在美国生活多年,待到晚年,他落叶归根回到了马德里。所以,多明戈一直都是皇家马德里的死忠。这样算起来,“世界三大男高音”中的另一位卡雷拉斯生于巴塞罗那,心系巴塞罗那。若在足球场上论英雄,两人肯定是没有话讲的“死敌”了。

多明戈为足球,放歌次数难以枚举。2000年,皇马俱乐部百岁。西班牙著名作曲家何塞·卡诺写了一首新歌,找谁来唱?当然是多明戈!虽然执拗的球迷总会恋着旧歌,吐槽新歌,但就像当初“丑陋”的巴黎埃菲尔

铁塔后来成为了传世的经典,多明戈的这首歌也终被马德里球迷的交口相传。到了2012年,皇马联赛夺冠,多明戈也来到庆祝仪式上高歌。事实上,每年的皇马的赛场内外,多明戈从不会缺席。投桃报李,皇马把1号球衣送给了老爷子。

当然,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三大”之所以是世界古典音乐界的“三大”,便需要脱离单纯的西班牙足球而另论了。三大男高音演唱会系列成就了三人。这系列的演唱会首次于1990年罗马世界杯决赛前夕举行。当年,近8亿观众观看了三

人的音乐会。“一开始,是为了卡雷拉斯国际抗癌基金会筹款。”多明戈回忆,演唱会盛况空前,之后便又举行了三次,1994年的洛杉矶、1998年的巴黎和2002年的横滨。都是世界杯,都是足球,多明戈倒是直言,所有的意大利男人和西班牙男人都爱足球,“或者说,所有的男人都是爱足球的。越来越多的女人,也爱上了足球。还有什么比足球与音乐更美妙的结合呢?”

今年初,多明戈与卡雷拉斯,在东京举办了一场演唱会,以纪念他们与帕瓦罗蒂整整二十年前的最后一次同台。

3

一家相守

多明戈有经纪人,有生活助理,但出国演出,小儿子阿尔瓦诺总会相陪。“我们一家人非常亲密,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搬回马德里之后,多明戈住在一栋房子里,阿尔瓦诺住在另一栋,两家离得很近。大概就像中国人说的,一碗汤的距离。

阿尔瓦诺说自己是家里的例外,“我是我们家不唱歌的那一个,是不是有点特别?不过我哥哥唱歌。”阿尔瓦诺的儿子也唱歌,但最着迷的,是打鼓。于是多明戈作为自豪的爷爷,常常配合着孙子的鼓点,“飙”上几句。他评价第三代:“我的孙子非常出色,我很骄傲。”祖孙三代,一起去看球也是常有的

事。陪伴,这大概便是最无言的爱的表达了。

对于多明戈来说,另一个“家”也是一处港湾,一种慰藉,一份成就,那便是“多明戈声乐大赛”。大赛始于1993年,意在发现新秀,今年已是整整第30年。“多明戈声乐大赛”中走出来的“孩子们”,都得到了多明戈的无私提携。这次来潍坊,多明戈便带来了一位华人学生。在台上,他与多明戈合作了几曲。谢幕时,老爷子特地将他拉到身边,向观众隆重介绍,“这一位曾经在我的声乐大赛中获奖,他是那么多年比赛中,我找到的最好的歌手之一”。在学生的“指导”下,多

明戈甚至现场学起了康定情歌,很是有些“力捧”的意思了。多明戈有过不少中国学生,如今为人熟知的廖昌永、和慧都曾在老爷子的歌唱大赛中获奖,并得其指点。

一项赛事持续30年,仅仅靠多明戈一人的名望,也是不足以支撑的。这期间,有过变数,有过曲折,但到底是坚持下来了。人生至此,不该已到达静止与安享的状态了吗?多明戈却断然否定,“那份炙热的情感一直都没有熄灭。歌唱,我可以站在舞台上歌唱,我可以站在舞台下帮助更多人歌唱,我仍旧可以。而且,年轻人永远是希望,歌剧需要更多的年轻人。”依旧磅礴的,不仅仅是老爷子的好声音,还有心中对毕生事业翻滚的热爱,还有那那不止不熄的生命力。



后记

火车进站了,距离多明戈上一回来上海,已有多好多好多年,久到他已记不得具体年份。仍叫人回味的,是2002年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当年正是以老爷子的独唱音乐会作为华美闭幕。

他深深吸了一口上海的空气,“这里暖和多了。”多明戈这次演出的场馆和住地都在前滩,这些年来上海的新月异之一。他回过头又踏

上列车,紧紧握住乘务员的手,“谢谢你,真的”。

小车,飞驰在入夜的上海,光影翩翩,都市夜归人。人未至,多明戈已经下单夜宵:一份港式炒饭、一客传统风味上海馄饨、脆炸香柠大虾。“原来你是中国胃啊。”老爷子大笑,“是啊,入乡随俗。我有个感觉,这次的上海之行,会很美妙。”